

國語週刊

Gwoyeu Joukan

目錄

吳稚暉先生論國語	端生
奉天承運的俗字	子勤
本會第三十次常務會議決案	
「白話詩」二首	子勤

吳稚暉先生論國語

端生

我是個中等學校的學生，我對於國語毫無研究，只是對於他很有興趣。覺得想救中國，非提倡國語不可。平常常讀諸位前輩的書，非常佩服，在讀文章時便有時作成割記，備自己隨時的參考。後來我常常聽見反動者們說：「幹什麼提倡國語呢，國語怎好拿來作文章呢，注音符號有什麼用處呢？等等無理的話頭。我沒想，國語雖然已到了建設的時期，可是提倡宣傳，還有需要。因為一般人未嘗把以前諸位前輩提倡國語的言論，一一讀過，完全瞭解。他們還不能明白為什麼要提倡國語，如何就可以跟他們說怎樣提倡國語呢？因此我們不揣鄙陋，就想把我平常的割記，整理出來，使一般讀者知道前輩對於國語的言論如何，把所以提倡國語的理由，澈底明瞭，進一步才可以討論怎樣提倡國語哩。

現在我要發表的是吳稚暉先生對於國語的見解。我知道，吳先生對於國語的言論，很多很多，我並沒有那能力，把吳先生所有的言論，通通整理，作系統的說明，我不過把他給四聲實驗錄作的序裏面所表示的意見，略為整理而已。

為什麼要提倡國語
為什麼要提倡國語呢？吳先生的意見，是為的普及教育，提高一般國民的知識程度。他說：

現在號稱四百兆的國民，把五十兆的智識階級——精英階級——背負了三百五十兆的沒字碑，要跳過深闊的大河，想脫去亡國的危險，如何能沒有假名式的書報，做個提精神的聖藥呢？無論兩千字甚至於縮到六百字的簡易教育，能追得上幾天可以教完，而且聲韻的假名麼？若任目前的太古國民，混濁下去，儘去歸咎着軍閥政客，難道不想這都是昏百姓放任出來的麼？昏百姓的數目，一天不減，便軍閥政客的數目，一天不減。止有少數所謂好人，有什麼用呢？

幾句話便扼要的說明了提倡國語的主因，連帶着說明了注音符號的用途。

國語可以作詩
吳先生主張，國語不但可以作文，而且可以作詩。他說：

國語可以著書，國語可以作文，偏偏有人力爭國語做不得詩。然則耕田而食，鑿井而飲，他陳死人早把他的國語，做着有名的詩歌，給學者都承認，又是何說呢？所以有位學者先生，他呢，着實也會做幾首選詩書詩，還着實不錯。他什麼國學洋學，也都來得。在他道中，也確算得很有根柢。他開了一大筐的中西書目，叫人要成國學者，非這讀不可。但是他的書架上，偏偏放着一部不知那裏來的「沈的詩韻」。糟極了。這真好像從前有個老笑話，有位教記憶術的教師，教完了功課，匆匆出門，却忘了一把。這便是太把咬文嚼字算作學者的尊榮。忘了我們自己，也是一個將來的死人。止貪圖點幾個鬼，替從前的死人，咬住矢鏃。點鬼呢，又點錯了，才真是喪命哩。

我想，現在一般反對白話文的，讀了這幾句話，也不禁要啞然失笑了。

注音符號與民衆教育
吳先生反對把注音符號當一種學術來研究，只應當趕快傳佈到民間去，使一般民衆得到他的好處。他說：

注音字母的狀況冷淡到如此，並且插入了一個風馬牛的四聲問題進去，使他生了食積，消化不下，厭厭而病，都是幾個學者，把這塊普通最有用的馬口鐵，要鑲起金剛鑽來；於是自己去招來一班偽學者，胡鬧一個不休，好像泥中鬥獸，膠黏成一片，反把便利一般婦孺的緊要好處，丟在九霄雲外，供學者抽起傳佈的左夫，來談閒天，這正是古今學者誤事的通病。

他又說：

當初製造那注音字母的時節，因為遷就頑固的上流學者社會，所以權將統一國語，來作個招牌；想把假名式的利器，隱在他的背面。那曉得作始是極簡，將畢就很鉅。從此便開在統一國語方面，直斜到音韻路上；倒發達了許多新新舊舊的音韻學說。若說到利用注音字母，來作個假名式的文字，幾乎簡直沒有那麼一回事。簡直不及及當初官話字母時代，同那簡字時代。我老實敢反常的批評一句，這真叫做買鑽還珠。

論注音字母推行的步驟。

上文雖把研究注音符號的奚落了個不亦樂乎，可是吳先生又覺得這在推行上是一個必須經過的階段，所以他又掉轉筆鋒，寫道：

我雖決決懂得不得什麼學者，但崇拜學者的根性，由人類有了學便遺傳，我也未能獨跑到例外。居然把注音字母做引線，增添許多新新舊舊的音韻學者，照着我上面的論調，似頗不措意，其實正所謂其詞苦有憾焉，其實乃深喜之，常常破涕為笑，又要靠着一班學者來窮詩了迷途，望他自在的能暢達假名式文字的目的。因為論語說，欲速則不達。孟子上又說，道在邇而求諸遠，事在易而求諸難。有如三家村口，風吹倒了一塵土地廟，若有人出兩毛錢僱一個泥匠，把他一修整，豈不很簡便。無如從此村上有什麼一長兩短，都可以歸咎於出兩毛錢的熱心家。必要曠日持久，請帶羅盤的先生看過，請鄉董老爺承認，說不定還要吃過幾遍茶，請過兩回酒，修起來還是兩毛錢僱個泥匠。所以縱使中華民國的注音字母，就那一方面去批評，都要比日本帝國假名，改良了若干，坦坦然把他做假名式的文字，教着二三百兆國民，做成千百種的書報，給他們飽讀，有何歉然。然而安能有這種痛快的事呢？正好奄奄無氣息的，先評量於少數學者的手中，他的情狀，好像被這一班學者把持似的，阻撓似的。若粗心浮氣，漫罵這一班學者，以為彼等咎有應得，這真叫做大謬不然。我可以喟然長歎：替他們辯護曰，苟其無此一班學者，注音字母的早覆醬瓿，是必然無幸的呀。書見有一西儒，序一小字典，他的起句說道：「字典者，常為妄人所增多；」實則妄人云者，就是不典雅的別名，他的增多字典的勢力，是從最適宜於一時需要得來。妄人與學者，常互相乘除，互換地位，今之學者，即前之妄人，今之妄人，即後之學者。妄人挾了最宜的勢力，把廢物一掃而空，獨行其所謂適用，沒有不得最後的勝利。但妄人不耐把廢物陳廢的功用，細加說明，往往終招着一時的譁駭。在那時也就少不得一個學者，耐着性子，把廢物作一個公平確切的估價，然後把他送進博物院，方叫相讓他的朋友，垂頭喪氣的無詞。（完）

【編者實言】編者也時常覺得，關於何以要提倡國語的老話，還有重說的必要，因為到現在不明白為什麼有國語運動的人還是非常多，而前幾年談國語的文章，却很難找到了。端生看這一種整理前人文章的方法，很不錯，只可惜太簡略些，比如談吳稚暉先生討論國語的意見，還應當把新青年中的「致錢玄同

先生論注音字母書」，東方雜誌中的「二百兆平民大問題最輕便的解決法」——以及其他雜誌報章上所發表的言論，推總起來，拉雜其中的意見，列為系統。或者以問題為主，把幾個人討論某一問題的言論，加以整理，作有系統的敘述，都可以成為有價值的文章。熱心國語之士，於瀏覽從前關於國語論文之餘，作為文章，交由本刊發表，本刊無任歡迎。

奉天承運的俗字

子勤

就奉天文字問題，大家不知道怎麼「然而」一大轉，就轉大「俗字」上來。國字，簡易字，俗體字，俗字，名稱雖不一致，題目總是一類題目。這題目自從去年一直議論到今年，看情形來頭很烈，論語字月刊的「俗體方案」連期登載着，在牠的「易麻索年字號」裏還囑咐投稿者以後要將「我的」寫作「我丁」；上月七日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常務委員會，也議論到這個題目，好像是說一九三四年開成「俗字年」來同「兒童年」，「婦女國貨年」並立！

這一年國語先生忙壞了！
前些時陳先生寄來簡字論集續編，最近寄來關於文字的剪報，現在買點材料給陳先生以表謝意吧！

近來提倡俗字的人向各方面去調查俗字，縱的調查宋元以來的國字，橫的調查到民間的賬本及唱本，可是有一種俗字，還不見於各家著述，還不為各家所注意到，那就是奉天承運的俗字，這俗字就在萬家千戶的廚房裏，在老灶爺頭上！老灶爺每年二十三（或二十四）日到天宮去報告一年的大小家事，初一五更回來，照例要領下一張「月曆」（因為民間向不用日曆）以便家人每月之用。豈非「奉天」？這「月曆」向來用的是俗字，可是向來也沒有人提出抗議一個俗字，一直到今天，倒反而更「摩登」，豈非「承運」？所以就叫做奉天承運的俗字！

昨天在市上見到三種不同板式的灶神像，以為此地，開封，大概就只這三種，誰知道今天又發見四種，一共有七種，神像雖都是五色畫版，但很便宜，十枚銅元一張，七張神像，在開封只合八分多錢。「月曆」上的俗字很多，現在抄錄一種如下：

表 曆 月												
十	十	十	十	十	十	十	十	十	十	十	十	十
二	一	月	月	月	月	月	月	月	月	月	月	月
正	小	大	小	小	大	小	大	大	小	大	小	大
十	十	十	十	十	十	十	十	十	十	十	十	十
七	八	二	七	二	七	二	七	二	七	二	七	二
大	小	大	小	大	小	大	小	大	小	大	小	大
家	案	至	雙	雙	雙	雙	雙	雙	雙	雙	雙	雙
案	案	案	案	案	案	案	案	案	案	案	案	案

在這個表中可以看到的俗字如「初」作「刀」，「驚蟄」作「京只」，「穀雨」作「谷雨」，（兩字裏邊不是四點，是兩橫畫），「立夏」作「立下」，「小滿」作「小滿」，（滿字中的「雨」同前），「芒種」作「芒中」，「夏至」作「下至」，「處暑」作「除暑」，「白露」作「白路」，「寒露」作「寒路」，「霜降」作「雙降」，還有頭一節「雨水」作「雨水」計共十三個俗字，再加下邊「竈君府」作「皂君府」，一張神像中可得十四個俗字。

就七種神像來看，也有彼此略異的。有的「雨」字及「滿」字其中是四點「寒」字也是橫三畫，可是「芒種」作「芒中」，「處暑」作「處暑」，「竈君府」作「灶君府」也有「處暑」作「除暑」，「霜降」作「雙降」，可是旁邊的「龍治水」的「龍」字缺末一筆或兩筆，沒有不減筆畫的。其餘如「刀」，「京只」，「立下」，「白路」及「雙」七種是一律的。

寫到這裏，正在想着再說些什麼來結束本文，還沒有想出來，有人又買到一種灶神像送來，急檢視月曆表及別的字，沒有什麼特殊，和前所收到的七種，只是版式不同（版片最小）。可是再一看，灶神兩邊的對聯，上聯有一個俗字，就是「上天官好事」的「事」字作「事」，雖只一個，總算有了用處。

八種灶神像，共得十六個（帶龍字）俗字，這些俗字可不知道對於提倡簡體字的有什麼啟示嗎？

一九三四，二，十，開封。

本會第三十次常委會議決案

徵集關於國語的論文刊行本會主席吳敬恆先生七十歲紀念冊案

魏建功

理由 本會成立先後已有二十年歷史。那熱心提倡的前輩當然是算算召開「國音統一會」的蔡元培先生；而實地努力癡心不忘的人，却是當時的副會長，現在本會的主席，吳敬恆先生。吳先生在國語運動的理論和實際上，都有他的特殊見地和貢獻。本會事業在目前還能存留這一縷不絕的生命的，也實在是吳先生的繁維。假使國語運動最終的理想達到的時候，我們是不能忽略了這位老而彌篤的領袖。本會的事業，目前好像在一種「冬眠」的環境之中，可是「春光明媚」的希望是不難預期的。縱然我們的努力和實踐沒有十二分做到，我們想來所已經實踐的和正要努力的却都在十二分做着。為了紀念這樣的努力和實踐的甘苦，我們惟有仍舊現實的呆相做幾篇文字；巧的是我們的主席七十歲，更好一同來紀念。所以我提議本會徵集關於國語的論文刊行一本紀念冊，名為本會主席吳敬恆先生七十歲的慶祝，實是本會二十年努力和實踐的甘苦的紀念。是否可行，請公決。

辦法 一，論文內容不拘性質，大致分記述的文字和研究文字，但範圍則在國語運動的史實，文獻，和以國語為中心的文學專題。

一，撰者為本會委員及與國語運動有關係之學者，專家；學生亦請其自撰一對於國語運動的經歷，並請其自書自定方音字及版插印。

一，出版期預定本年七月，徵集期至五月。

一，印刷問題最好委託商務印書館，於插圖製版及發行上較滿意。

一，行款及必需之論文目類與撰者請議定。

一，國語運動年表必須編附。

一，國語範圍中著述索引，可以編附。

議決：通過。

「白話詩」二首

杜子勤

前曾在本刊 103 期發表素昧王 Shionfferng 的白話詩一首，後來又得到王先生的完全的詩（他的詩頗多，只是有許多語記不完，無法抄錄）二首。後來又在本刊看見南陽某先生（忘記姓名）錄的白話詩，大意是詠偶像的，因又想起在開封常聽見的也是詠偶像的字句略有不同的另一首詩。現在先把王先生的詩抄錄一首，抄無名氏詠偶像詩一首於下。

一
我兒本無病，
就是沒星秤。
誰說二旦些，
心裏不受症。

二
「呀！我日八，
手拿《X>X》捶。
「呀！看你怪本世，
你就是不敢跟我一路
上後坑去洗澡。

（附註）無病 疥缺點。

不受症，缺然。

日八，罵人的口頭語，如「罵平」。

《X>X》，猶言痲瘋。

「呀，不要；騙平」。

看，讀如「世」的去聲。

本世，猛勇；騙平。

跟，讀如「世」。

不敢洗澡，因神像外泥塑。